



中庸講記之四（下）

◎ 黃錫堃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《中庸》第二章：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讀懂經句：

- ①時中：君子因時斟酌，應時度量，守經行權，無一不隨時處中，恰當正中之理（《中庸輯義》）。猶如平面、立體重心之計算。
- ②無忌憚：蒙蔽本性，念念俱徇人欲，肆無忌憚，敬畏之心盡失，而為情欲之所固結（《中庸輯義》）。

後學在經典註解時，通常是用古版的書，例如大陸版的《中庸輯義》，以前老前人解說《中庸》時，也常

用這本解釋；現在的書較為白話，義理也可能比較通達，但現在並沒有要將新舊版本詳加考據比較。老前人以前常說吃香菇、吃菜脯（台語，蘿蔔乾），確實菜脯就是古早味；今日研究《中庸》，也如同菜脯一樣，有其道理在其中，菜脯有其菜根香，菜脯是根，有其根本，這根本就是「天下之大本」，日文中說白蘿蔔就是「大根」。我們現在讀古文，大家可能覺得不容易讀，其實如果真的要寫文章，文言文比較好寫，白話文比較不好寫，因為白話文一寫出來，可能人家馬上就捉包（台語，挑毛病），說這樣寫不對，介詞、副詞的使用不對，你這樣寫不通順……。

《中庸輯義》是用文言文解釋，但和朱熹夫子、二程夫子的解釋又不同，因為朱熹夫子是理學家，是用理論的，較偏向學術，後學講述時也常引朱熹夫子的註解。讀古文就譬如現在的人可能已經很少吃菜脯了，但若是再有機會吃久了，慢慢也就可以習慣了，但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。

「君子因時斟酌」，從中就可以看出漢學的優美，台語是八音；「斟酌」就是要注意的意思，台語常常說「愛斟酌」，就是要注意。「斟酌」是古代互相敬酒之時，由於不能喝醉了，所以倒酒是一個心意，意思意思，有達到就好了，不能一直灌人家酒，這也是一種「中」的道理；要量力而為，不能喝酒的人拿起杯子示意，表達一下心意與敬意即可；「斟酌」就是你有多少的酒量，就喝多少的酒。所以求道時立十條大愿，其中有一條是「量力而為」，也就是「斟酌」之意。

「君子因時斟酌」，斟酌與時中該如何切入？其實兩者是息息相關，在以前，禮教是相當嚴格的，如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」，這種教育，你覺得合不合理？似乎是很不合理，因為還不知道有沒有道理，皇帝說要死，臣就要去死，否則就是不忠。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：「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子從父命，孝乎；臣從君命，貞乎；

奚疑焉？』孔子曰：『鄙哉賜！汝不識也。昔者明王萬乘之國，有爭臣七人，則主無過舉。……故子從父，奚子孝？臣從君，奚臣貞？審其所以從之，之謂孝、之謂貞也。』」子貢問孔子說，為人子者聽父親之命，是謂孝道；為人臣者聽君王之命，皇帝說什麼就做什麼，是忠貞，這道理還有什麼疑問的地方嗎？意思是指這道理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。而孔子聽完後卻不太高興，他對子貢說，賜啊，你說的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你不懂的道理還很多！有萬乘車輛的國家，若有七位諍（爭通諍）臣向其諸侯諫正（就比如唐朝魏徵向唐太宗勸諫，這才叫做良臣；如果是「忠臣」，就太慢了，因為已經要以死來勸諫君王了。）孔子說，如果有七位這樣的勸諫之臣，此萬乘之國的諸侯，將來不會再犯下過錯。

道場中也是一樣的道理，若有人持不同的意見，我們能說他不尊師重道嗎？不能直接就這麼說，而是要看他真心誠意的或是故意要唱反調；如果他是用不屑的態度來批評，那就不對了；但如果他是真心地說：「點傳師、講師，是不是這樣比較好？提供一個意見，參考參考看看。」這樣對每一個人都是有幫助的。但通常人都是無法接受別人的評論，往往主觀性很重，每個人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甚至還說：「我吃的鹽比你吃的

米多。」、「你食無三把薤菜，就欲上西天（台語俗諺，比喻功夫還差得遠）。」一般人往往是如此，這樣就不對了。而孔子不是如此，這段最後的結論是：「審其所以從之，之謂孝、之謂貞也。」孔子說要審察，也就是要先想想看，是不是要照父親所說的這樣做？是不是要照君王所說的這樣做？要經過評估與審察，再決定如何做，這才叫做孝道、才叫做忠貞。

「應時度量」，「時」是非常重要的，事情會隨著時間而變化，因時因地因人，所講的話都是不一樣的，這才是應用。「度量」就是要思考，度是衡量，看看長短、大小、多少，都要評估一下。

「守經行權」，「經」即中，中心要把握好。「行」要「權」，權即權宜之計；《孟子·離婁篇上》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」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，嫂嫂溺水，用手去救，是不合於禮的；而孟子認為雖然不合於禮，還是要去救，這就是權宜，因為如果不伸手去救，她的生命就沒了。

「恰當正中之理，猶如平面、立體重心之計算。」後學以平面、立體重心之計算來比喻，比如要把一張桌子吊起來，哪裡才是中心點？一定要先找到中心點，吊的時候才不會歪斜。

無論是那一種形狀的物體，不管是三角形或是圓形或是四角形，先畫出垂直線，找出其中心點，這都是有公式可以計算的；中心點的位置並不是固定的，而是要看其形狀、大小，因此中心是因時因地因人都不一樣的，每樣東西都有其中心點，物事各不相同，物件有有形的中心點，可以畫得出來；另一種則是無形的中心點，人的智慧是否能找得出來？輕重、中心在哪？所以才說「執其兩端」。

修道要活潑，不是死板板的，如前面舉的例子：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」，這是種教條，是宋朝之後的說法，而孔子的說法是活的。佛規禮節也是一樣的道理，會有時地的不同，所以要做判斷，但不能違背「中」，不能說想要怎樣就怎樣。「修道若要隨己便，連累滿門下苦淵」，修道不能用己意，現在修道是團隊的，因此可以先提出來大家斟酌、斟酌，再做決定。

「無忌憚」就是蒙蔽本性，俱徇人欲，肆無忌憚。人不能放肆，有私欲的人就會放肆，什麼事都是想怎樣就怎樣，若是如此，就會「敬畏之心盡失，而為情欲之所固結」。修道要有敬畏之心，要遵守佛規禮節，若無敬畏之心，則被情欲所束縛，內心只有私欲。情與欲最易束縛人心，就像

水泥一樣困住人，讓人不管怎樣都要滿足私欲，無法跳脫出來。後學常常強調，如果人犯了過錯，要反求諸己，要趁早，不能慢；比如灌水泥，用板模定型，隔天硬度夠了之後就要拆開板模，看看有沒有不平或凸出等需要修整的地方，此時要修整是很快捷的，不管是補上或是磨平都很容易（註）；若是隔過久才處理，光是要拆開板模都很困難，更不要說修整水泥了。人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如果犯了過錯，卻說沒關係，明天再改，明天又有明天，拖了一段時間之後，習慣變自然，怎樣改都改不掉，所以才說：「習性著骨，銅刀削不落（台語，習性根深蒂固，難以改變之意）。」

1. 夫中庸之德，人人固有，但能得之則為聖人，失之則為凡夫，其得與失，祇在敬肆之間而已。

中庸之德是人人與生俱來的，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的，上天是很公平的，一視同仁；若能知道又去運用的人，即為聖人。有些人是知道不去用，有些人是知道卻不會用，這種失掉中庸之德的人則為凡夫。得與失之間，就在放肆與主敬的差別而已；敬對修道來說很重要，對做事業來說也是一樣的重要，要有敬業的精神，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事業都沒有信心、沒有敬愛之心，這個事業做得成功嗎？辦

道務也是一樣，若心態是得過且過，道務辦得起來嗎？敬與誠是非常重要的，子程子所說的道理就是「主敬存誠」，當有「敬」之時，「誠」就會自然而然流露出來，所以說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《中庸》能主敬存誠，則道務才能運作，才能度化眾生。放肆，就是肆無忌憚，覺得怎麼做都沒有關係，都不去考量或顧慮，也沒有去擔心後果。所以聖人與凡夫的差別，只在於敬與肆。

2. 孟子曰：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」《孟子·萬章篇下》

孟子這段經文很長，提到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以及孔子，這四位人物分別是聖之清者、聖之任者、聖之和者，以及聖之時者。在此談孔子的「時」，孔子依時中而行，因時酌斟，應時度量，守經行權，不為教條式所束縛。

金聲即鐘聲，玉振即玉磬之聲，鐘聲為開始，磬聲收尾，有頭有尾；鐘為智慧，磬為力，即智德兼備，才能做到如孔子聖之時者也。

《中庸》第三章：「子曰：『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！』」

讀懂經句：

① 至：則無可加損，至當恰好之意。無過則一毫不可損。無不及則一毫

不可加。我心如秤，凡可加損者，皆未至也。

②民：人也。

③鮮：讀上聲，謂之少。中庸之道，不特小人反之，民亦鮮能知也。

至為最高的，但並不是入於虛空之無，若是曲高和寡，則不實用；「至」為恰恰好之意，即中庸之道。「則無可加損」，多一點點也不行，減一點點也不行。「無過則一毫不可損。無不及則一毫不可加」，就如同天平一般，差一毫釐也不行，要剛剛好在正中央，多一點點或少一點點就不平衡了。我們要保持平常心，平即是常，道理即在於此。

「特」，並不是特別的意思，「不特」是不但的意思，這是文言文的用法。小人不是不懂中庸，而是知而不行，此即反中庸。「民亦鮮能知也」，指不懂中庸的人，例如新道親有些人對道了解，有些人對道不明瞭，但這都沒有關係，他在道場如同一張白紙，若有善根、有信心，都照著道場上所說的去做，還可能修得比我們更好。

袁前人常常說：「你們很福氣！」我們會回答：「是怎樣的福氣？對啊，我們很有福氣，能得到大道。」袁前人說：「不只是這個原因而已，你們為什麼會持續在道場上，你們知道

嗎？你們很慶幸第一次就走這條路，沒有信別的；如果曾經信別的宗教，要再進入道場，往往就沒有那麼簡單了。因為人都是先入為主，所以你們很有福氣，一有信仰就走這條路，很單純，沒有經過什麼理欲交戰。」

1. 觀其「鮮能久矣」之言，則知中庸之德，久失其效，由於氣稟有偏而不知察。卻是鮮能之民，或過或不及而已，未至與中庸相反，猶可以抑其過，引其不及，以至於善也。

看到「鮮能久矣」這句道理，就知道中庸之德久失其效；在表文呈奏中，有載「道統已墜三千餘年矣」，表示道已經失去很久了。「由於氣稟有偏而不知察」，因為每個人氣稟不同，生生世世，因其落在後天，每個人出生的環境、地點都有關係；「不察」即不知的意思。「卻是鮮能之民，或過或不及而已，未至與中庸相反」，這裡是說不能行中庸的這些人，有的過頭，有的不及，但這也不要緊，因為他們以前也不知道中庸心法為何，所以並無與中庸相反的見解與理論。「猶可以抑其過，引其不及」，若是過頭了，可以加以調節之，也就是「修」的意思，太多就退一步，太少就進一步，這都可以調節的，調節到

適中，使其無過與無不及。

《中庸》第四章：「子曰：『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』」

讀懂經句（以下引自《中庸輯義》）：

- ❶ 知：去聲，讀智。氣稟略清，測度高遠，索隱而求深，往往知人之所不必知，則以道為不足行。
- ❷ 愚：氣稟略昏，知見卑淺，盲然而無識，往往不能知人之所當知，又不求其所以行。
- ❸ 賢：氣稟略純，好為詭異，行怪而特奇，往往行人之所不必行，則以道為不足知。
- ❹ 不肖：氣稟略頑，行為怯懦，昏然而無能，往往不能行人之所當行，又不求其所以知。

較有智慧的人氣稟較清，看法較深遠，不像一般人一樣，但這樣的人可能會追求頑空又隱密，覺得平常的道理隨便講講就知道了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所以認為應該要講深奧的道理，讓人可以多想想才對，此等人即過之。如《古文觀止》中有些字，都是學問家所寫的，專找一些歷史典故，讓人找不到出處，一般人是看不懂的。又如《莊子》的道理，這在當時也是不得已的作法；《莊子》的道理其實並

不深奧，但是其寓言妙意很深，文字更深，有時在字典或是一般的辭海中都找不到，甚至要去找《康熙字典》，即使找到也未必能瞭解其文字的意思，還要詢問解釋文學的專業人士，才知道其字意。

又比如研究道理，道理才是比較重要的，但有些人則喜歡鑽研「數」，這些數的道理我們不一定要去研究。我們要研究實用的道理、救世的道理，引用古早聖賢的道理來度人，令人心服口服而能感動，這才是我們要去研究的方向。但較有智慧的人容易著重在理上的鑽研，體驗較不足，所以往往不覺得行道的奧妙，所以他無法去行，也無法去傳。

愚者與知者相反，愚者是「氣稟略昏，知見卑淺，盲然而無識」，不論怎麼跟他說，他都聽不明白、聽不懂；平常人應該知道的道理，比如五常之德、倫常之道，這是很淺白的做人的道理，但是當要告訴他時，他也聽不懂，對於人應當要行的道，是對還是不對，他都一無所知。

賢者氣稟略純，污染較少，但卻用錯方向，「好為詭異，行怪而特奇」，比如明明不需要如此做，他卻偏偏要如此做，也不想知道「道」是什麼。

不肖是不賢，並不是指壞人，而

是指不賢能之人；因為他很頑固，行為軟弱而無能，對於做人的道理並不照著去實行，因為他覺得這些都沒有用，與他的生活無關。

1. 知行相因，以見致知力行之功，不可偏廢也。蓋人必知之真，而後行之至。

知行要合一，知要行，行也要知，這不可偏廢。真知要真見，而後行之至。

《中庸》第四章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」

1. 日用倫常譬之飲食之物。體之而不離。當然道理譬之飲食之味。察之無不知。
2. 此節歎人之不察於道，是以不知。此所以有過不及之弊，而道因之不明不行也。

「日用倫常譬之飲食之物。體之而不離」，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飲食，但都沒去體會其味道。倫常之道與吃飯一樣，一為精神糧食，一為肉體糧食；二者為體之不能離也。肉體沒吃，肚子會餓，精神沒吃也會餓；精神是怎麼餓法？一個人無智時，是做人的悲劇；我們較沒經過此階段，也較無法體會到。

「道理譬之飲食之味。察之無不知」，我們三餐有吃，卻沒有了解其

味道；修道也一樣，經過幾十年的時間，日出日落，我們都在道場上，其中的道味我們有去體會嗎？古早修辦道的前輩們，他們為何能犧牲奉獻、苦口婆心、櫛風沐雨，以這樣的精神投入道場？因為他們知道道味，他們知道世間事是今日不做，明日後悔，所以他們有注重，心有在這裡。

然而我們不知道的人就是食不知味、心不在焉，有在做，有在行，但是心不知放在哪裡，沒有重視道的殊勝；所以我們現在要培養的就是道味，道味就是道氣，能把道氣帶動起來，道場必然會有新的氣象。今天大家往往只重辦事，不知辦道，沒有全心投入；但是我們要知道，其實辦事中就是在辦道，辦道中就是在辦事，二者是不能分開的。如果常常抱怨，怎麼都叫我去出公差，只叫我做事，也沒有教我怎麼修道，這就是沒有搞清楚方向。其實辦事中就是在修道，修道中就是在辦事，二者相輔相成，成果則是同時完成的，完成辦事的同時，也完成了辦道。

註：此例是指灌漿後，邊模板可先拆卸，以利修整。若是梁柱模板則須等一定的天數之後，硬度夠了才可拆。

（全文完）